

《舞者》

我張開久合的眼，惺惺忪忪的寧靜地躺著。大概是昨天消耗了過多的體力，連同今天的都預早用盡了，現在連抖動一下指頭都令我感到吃力。然後我腿肚子有點痕癢，彷彿有多隻極微小八足昆蟲在爬跌，牠先舉起了胸部上的三對腳，然後放低，爬行，一堆節肢與皮膚磨擦發出緩慢轉動的齒輪的聲音。

我不想起床，想回憶剛完的夢，又是一個有關蜘蛛的夢。

我沒有多餘的氣力去找一支筆記下那個夢，因此我再合上眼睛，唸咒語一樣反複背誦那個夢。

*

一個累人的早上，窗檯上是難以防備的鬧鐘，它沒有徵詢過我的意見，便恣意響起連續不斷的刺耳聲音，搗蛋般鬧到你不耐煩，伸手接一下讓它大獲全醒的鍵。我翻身望一望他，他似乎也獲得小勝，仍留在深層睡眠中。

我伸手拿來桌上的簿和筆，嘗試把夢記下，或者對下一場獨夢會有幫助。

我在最後一頁畫上一隻蜘蛛，牠細小的佔據了一個角落，我用黑色原子筆把牠填滿。開始有好些旋律傳到耳窩裡，我幻想一些蜘蛛的舞步，八足的枝節摺疊然後伸延。

我左腳慢慢動起來，即使明明躺著也像踩著些甚麼，我走上舞台上搭著的一個小木台，嘗試重覆剛剛單純在腦內編寫的舞步，我在狹隘的木台空間來回走幾步，跳幾步，揚裙，轉體，腳擊，一連串自如的舞步在幾步的木台空間中完成。我是自由的，我在不停的轉體中獲取自由，我可以選擇轉體的速度，何時踏地轉下一個圈，何時停止。

「跳舞吧！跳舞吧！不然我便會迷失。」

我翻開另一頁紙，畫上每一個細微的動作，又在旁加上數字標示次序。我不斷回想，不斷背誦，我要記得每一個舞步。

*

我在信和中心外面一如以往平靜地走著。過於平靜而過於敏感，就如剛好平衡的

天秤，只要任何一邊多加一點重量就會瞬即墜落。我感到一隻不明來路的八足盜珠在我的腿肚子上爬著，牠兩個體段時而筆直時而扭動，有著極圓大的腹部，專注配合地爬著白滑的肚腿子，不知何時會在上面產卵。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狀況，在小學集會的時候。一隻黑色蜘蛛隔著白襪子在我的腿肚子上攀爬，我嚇得整個身子抖動了一下，不停踢腳把牠揮到地上。然後我放聲尖叫，而牠不知所蹤。現在牠又無聲無息的爬上來，死纏不休。我踢踢搖搖，又把牠甩到地上，牠展開透明而噁心的翅膀，飛去。牠竟然是一隻會飛的蜘蛛，而我不知道牠何時會再回來，回來我的夢。

我打了一個呵欠，慢慢撐起上半身打算下床換上舞衣，大概微微的運動刺激了沉靜的他，他揮起躺著的左手壓住我，我繼續在床上屈曲身體，在抱擁中睡回籠覺。

*

「我不在乎人們如何動作，而在乎甚麼使她們動作。」

記得碧娜·鮑許辭世那日我壓著擱在欄杆上的大腿，感受著大腿筋拉扯而生的痛楚，哭到舞衣弄濕了許多許多塊。我從鏡子看到愈走愈近的老師，他調整一下他的墨鏡和帽子，撐著伸縮型拐杖，舉起，放低，一步一步走過來抓住我袒露的胳膊，叫我振作，要我不再多看碧娜的舞。

「從來沒有人知道這究竟算不算是舞蹈。」他留下了這句話後，揮動拐杖打到地上，確定拐杖上的枝節固定了之後便走回排舞室的中央，下了幾個指令，數著他的節拍，我們跟著他的說話自由地舞蹈，自由地舞蹈，自由地舞蹈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跳！要緊緊跟著節奏！預備，用力踏地，轉體，抱住胳膊，你們現在都很傷心，很傷心。你們現在都很傷心，很傷心，預備，歇斯底里地旋轉，再用盡你的氣力跳躍！伸展！伸展！伸展！」他在《血婚》的音樂配襯下放聲吆喝。我想起很多很多的吆喝聲，但我想不到一個配合吆喝的表情，至少我看不到老師吆喝時的表情。

我有時聽不到旋律只聽到他打著節拍的掌擊聲和字字鏗鏘的指令、舞步。我聽到他叫我們跳躍，我聽到他叫我們用盡氣力跳躍，他教我們學會自由。我的時候到了，這是我展現自由的舞蹈，我可以消耗身體的每一部分，筋骨、肌肉、汗水與血液，我每一下的伸展、拗腰、摺腹都是自由、存在的痕跡。

第二段音樂只剩下鋼琴的獨奏。我一路跟著記憶、音樂、和節拍跳動，偶爾聽到椅子與地板因磨擦而拉出很長很長的聲音，還有拐杖一下一下打到地板上的聲音。

我在轉體與另一個轉體之間也會瞥見老師撐著後腰挨著椅背，然後又聽到扯開護膝的魔術貼的聲音，「喇」。我等待著再下一次的伸展、拗腰與摺腹。

「停。」我旋即收回下一個舞步，他要我們休息一下，但我的身體還未完全伸展，我還未到達歇斯底里的那步。我要停下來，聽著還未來得及放慢的心跳聲。

「你記得你負責一部分的獨舞嗎？你可以放開來為自己編寫的，好好把握機會啊！下星期一跳給我過過目吧。」他雄渾的聲線蓋過了我的心跳聲。我記得這一場獨舞，我時時刻刻都記得。

*

我收緊大腿的肌肉跳躍，落地，放聲尖叫。我以為自己踩到了一隻毛茸茸的蜘蛛，但地上只有由長髮與塵埃交織而成的團狀東西，可是我的尖叫還沒有停止，好像要釋放潛藏過久的一些甚麼。

*

樓下大塞車，一個又一個司機狂按令人抓狂的車號，某個司機指著前頭的車尾破口大罵。我走到一面鏡子前面脫下衣服、胸罩和內褲，檢查皮膚上是胸罩與內褲的印痕。然後我穿上黑色緊身背心和綿綸質地的彈性貼身褲，它們順著身體的曲線溫柔地包圍，緊緊貼著像是一種溫柔的撫摸。

《與我共舞》的音樂開始播送，我再也聽不到任何車號、任何咒罵，這是我的空間，我可以製造一個完全屬我的空間。那一場獨舞，我決定採用碧娜表演《與我共舞》時的音樂，然後跳一場有關逃脫的舞。假如有甚麼驅使我完成這些動作，那一定是那隻夢裡的蜘蛛。我凝視自己在鏡內扭動身體，不停踏著腳，想像沒有了蜘蛛便會剩下自己，自己看戲，自己睡覺，自己選擇吃甚麼、做甚麼，多麼的快樂。

我記得《與我共舞》的舞台設計最觸目，有一座龐大滑梯，舞者盡情地自由地順著滑梯的方向滑行。

「你還是堅持跳碧娜的舞嗎？」我回過神來，鏡中突然站著了他，他手拿著一個飯壺。

「不，是我的舞，我自己編排的舞。」我竟然會這麼肯定自己說的話。

「你媽說你來了這裡練舞，我特意來給你打氣的。還有她託我給你帶來了晚飯。這陣子你愈來愈瘦，不好看。」

「我待會才吃，你走吧。」

「我坐這裡，你不用理會我，當我不存在就可以了。」

我揚起臉，再隨著小提琴的一下激烈拉扯沉淪下去，腹部收縮扭曲。我再上昇時看到鏡子裡映著自己散亂披面的髮，我在跳碧娜的舞嗎？

我從下一步開始不停跳躍、伸展、轉體，再跳躍、伸展，再轉體。我跳躍的時候看到腹部隆起了一排骨頭，它不知羞恥的露在他眼前，汗水不停的揮霍，我想遮掩瘦削的身體。音樂還未有停止甚至收細聲量，我停下來走向他。他打開了飯壺，給我舀來了好多飯、好多牛肉片和炸雞塊。

*

我只想獨自蜷曲到家中最小的角落繼續尖叫。

*

我踏上體重磅，小小的四方不能納容我多餘的動作，我只可以筆直地站著，看著行針揮到比之前更大的數值上。

這夜，媽媽默默地洗切剝醃，廚房內擺放著的都是蔬菜居多，是日晚餐是清炒雜菜、蕃茄蘑菇肉碎和五穀飯。

他一直坐在我旁，沒有再不停給我夾來魚啊肉啊，只是邊啃飯邊眼光光看著我，好像從我臉上可以冀盼著些甚麼。我叭了一口飯，看到腹部因坐姿而摺出一層薄薄的脂肪團。

他說女人有點肉好，有點肉才好看，又舉了一大堆古人啊、荷里活影星啊作例子。他說琦溫絲莉每次出場都美艷得不得了，可是我在想，琦溫絲莉是影星啊，況且人人都叫她「肥溫」了。我現在是真的好看嗎？

「明天你記得把舞步跳得清晰一點，多些明顯的轉體和跳躍，盡量伸展。」

「你不是說老師不愛碧娜嗎？那就不要跳碧娜的舞，好好珍惜這次機會，不要辜負老師。」

「再者，其實我也不知道碧娜所跳的是不是舞蹈。」

我不慎咬到了自己的舌頭，眼水在眼眶裡蕩著。

*

現在離兩點鐘還有十五分鐘，我抓緊時間在鏡前練習我的八足動作。

我張開四肢，一下跳躍然後又把它們扭成一團，接著又一下的跳躍想分開糾結著的手和腳。我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慢慢加速、一滴又一滴汗從我的頭皮冒出、流落，然後意識到我整個身體都多了一層脂肪，我感覺到藏在胳膊底下晃動不已的肉。或者你不會察覺，但我的身手已不如從前般靈活、自如，甚至有點沉重。

老師又慢慢在鏡上浮現，他隔著微微反光的墨鏡望著我在扭動的四肢，然後拐杖一下一下敲打著地板。

「你到這邊跳給我看吧。」

我拿著《與我共舞》的光碟，低頭跟著老師的影子穿過走廊走到另一個練舞室。我蹲下來把光碟放到唱碟機，播送。

我把所有力都先逼到腳尖，舉起右腳把力伸延出去。碧娜選的曲目一直在播送，我跟著前奏做著一些比較含蓄的動作，走兩步、回頭、停下來、腳尖繃緊、踏地、然後再再地旋轉，轉出老師最愛看的轉體動作。我想起他常常稱讚我的轉體完美、很柔媚。小提琴的拉扯愈來愈急速，一隻滿有細毛的盜蛛在我前頭吐絲，我應該逃走，甩開一身黏稠的蛛網，我應該收腹、張開、扭曲、跳躍、張開，就如一個被抽真空的膠蹲要再遇空氣，就如一個曲體要拚命延展，跟一個在逃亡的自己合舞。

老師在音樂的配襯下兩指夾住原子筆轉動，我收腹、張開、收緊、轉體、不停的轉體、伸展、轉體、伸展……。我似乎沒有逃走，我不住的在一個方格上自轉把蛛網的絲包圍自己，愈轉愈多層，幾乎積成厚重的蟲繭。我是重重的一團，被一層脂肪團、一層蟲繭包裹著，等待一隻蜘蛛爬上來，然後在牠一口的唾液中腐蝕，滲出異變的氣味。

「最後還不錯。」